

为什么中国神仙比较负责任?

下次神仙开大会，我帮你问问吧。

我是月老，掌管世间姻缘的神仙。

同行是冤家，西方的邱比特和我分管不同的区域，彼此都看不顺眼，互相告了不少黑状。

我和他一样，都在等一个机会扳倒对方，吞掉对方的市场.....

1

我是月老，掌管世间姻缘的神仙。

关于缘分的传闻有千万种，唯有我最接近真相。

繁华的闹市区，百货大厦的门口聚起了一堆人，有些穿着时尚的年轻人还拿出手机，围观着奇葩的一幕。人群的最中央是一对情侣，女生二十出头，穿着超短裤露脐装，画着浓艳的妆容，她提着几袋最新款的衣服，脸上全是不耐烦，而那个男生跟她差不多年纪，穿着旧旧的T恤和牛仔裤，他正跪在地上求女生不要分手。

「小芸，我错了，明天我就给你买那件裙子，不要和我分手好吗？」男生眼眶微红，声音带着些颤抖。

「这不是一件衣服的问题，我已经受够了和你在一起的日子，我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，你能给我什么幸福呢，你能不能像个男人洒脱点，不要这么死缠烂打？」女生侧过脸，躲着那些手机的镜头。

「我会努力的，我什么都会给你的，房子、车子、首饰、一个温暖的家.....只要你再给我一段时间，我拼了命也会给你幸福的。」男生已不顾自己的尊严，紧紧地拉着女生的手。

「你他妈的放开好不好，丢人。我什么时候找你要那些东西了，我只是想要安全感，你连最基本的安全感都无法给我，说这些不值一文的承诺有什么用？」女生用力甩脱男人的手，就像被拆穿谎言的骗子，脸上带着恼羞成怒的潮红。

围观的人指指点点，说这个女生在商场里逛了一下午，买了大几千块钱的衣服，几乎用光了男生刚发的工资，半个小时前女生又看中一款裙子，男生犹豫了一番，劝她过段时间再来买，终究导致现在的局面。

「没钱谈什么恋爱嘛，真是卑微的舔狗.....」一个拿着手机的男生嗤笑。

我萧索的站在上空，这个世界已经复杂到我看不懂的地步了，把用情至深的人称作「舔狗」，把玩弄感情的人称为「情圣」，把不顾他人感受只顾自己利益的行为称作「个性自由」，把荒淫滥交称为「性解放」.....一切古老而传统的东西，都被他们嗤之以鼻。

凡人看不见的姻缘红线，也变得比任何时代都要复杂，就拿这一对情侣来说，男生身上的红线，紧紧地系在女生手上，但女生身上的红线，分成了五六根岔线，红线的尽头散满城市的角落，有一根在一个富二代手上，有一根在一个酒吧歌手手上，居然还有一根在她的房东手上，那可是一个接近六十岁的老头子，可见这女生是一个多么放荡的人。

我用斩缘刀轻轻一挥，男生身上的那条红线猛地崩断，只是一瞬间，那男生就像换了一个人，眼睛里的泪水消失殆尽，他站起来拍拍自己裤子上的灰，头也不回地往前走。这个行为不仅惊讶了围观的人，更让那女生觉得不可思议。

这个备胎从来不敢拂逆自己，今儿是怎么了？

「你干嘛？」女生追到男生身边，装出一副生气的模样。

「不干嘛，你要走就走吧。」男生耐心地等着红绿灯，自从红线被斩断后，男生变了一种气质，不再唯唯诺诺，不再低着头弯着腰，眼神坦率且自信。

后面看热闹的人起哄发笑，女生觉得自己丢了面子，再加上莫名的，她又不是很想甩脱这个备胎了。

「你真那么残忍啊？我不过就是和你耍个小脾气嘛。」女生主动牵男生的手，露出撒娇和可怜的神态。

这一招百试百中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那男生看到她这幅模样都会软下心来哄她。

但今天见鬼般的不灵了。

「你怎么那么恶心？」男生触电般甩开女生胳膊，快步走到马路对面，身影渐渐消失在黑夜里。

「妈的，渣男，老娘真是瞎了眼.....」这是一种关于尊严的羞辱，就像一个奴隶突然跳起来甩了你一耳光，你是绝对无法忍受的，女生气急败坏的在路边大骂，如久经沧桑的泼妇一般。

围观人群散去后，女生拿出手机，思考着该找谁共度春宵。

我又用斩缘刀挥了一下，她身上的红绳纷纷断落，只剩下一条，紧紧的连在那个房东老头子手上。

那个老头子有妻有子，还有一定程度的暴力倾向。

三个月后，那个女生脸肿得像个猪头，浑身全是血污，被那老头像扔垃圾一样甩到楼道时，不知道她会不会后悔此刻的举动。

2

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，神仙也很焦虑。

前段时间，上一任财神被查出滥用职权，因为他的本家姓马，老婆姓王，导致凡间首富不是姓马就是姓王，玉帝查出问题后雷霆大怒，把那个财神免职打入畜生道，换了个廉洁的小神仙来当财神（好像那几个凡间首富近段时间都倒了霉，不知是不是和新财神的行为有关）。

还有土地公，更是夸张的离谱，凡间的人穷极一生也住不上一套房子，而那些有钱人买房子就像买水果，因为房子的问题凡人怨声载道，逢年过节的供奉也不再真诚，往往内心还在咒骂：贼老天，我们每天累得像条狗，什么时候才能买到一套自己的房子啊？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土地公被打入凡间，要做六十六世的建筑工人，让他好好体会一番那种痛苦。

还有我这个新入职的月老，也会觉得压力很大。

在之前的时代，就像凡间歌里唱的一样，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很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那时做月老还是很轻松的，等到男女成年系上一根红绳，大概率就能管一辈子。

而到了现在，各种千奇百怪的情况都出现了。

男人喜欢男人，女人喜欢女人，不管男女都喜欢，这种情况让我们月老很难做，以前牵红绳只看年龄，现在还得加上性别，增加了工作难度。

还有一些年轻人，天天躺在家里混吃等死，你把红线给他准备好了，他依然不愿出门，把自己心仪的对象设置为网上的人物，比如偶像明星，甚至是动漫人物和某些爱裸露身体的男人女人（这种情况在东瀛小岛里最常见），还给自己取了个好玩的名称，叫宅男宅女，这他妈要我们月老怎么牵线？

最夸张的，就是现代人对感情的态度，完全就是朝三暮四。

半年前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到我的神位前面祈祷，说实话现在这个时代，还信奉月老的人少之又少，我的神位在山间小庙外

一颗榕树下面，一年也来不了几个人。所谓物以稀为贵，对于那些虔诚的供奉者，我都是有求必应，那个眼镜男放下些供品，说自己不想努力了，希望能找个富婆，余生在荣华富贵中度过。

那个晚上我就给他牵了红线，秦联企业的女股东刚死了第六任丈夫，家产数以亿计，是个标准的富婆。那个女股东姓明，明总在闹市区的大饭店吃完饭后，等司机开车出来的时候，瞥见路边抽烟的眼镜男，那男人其貌不扬身材瘦弱，却没缘由的让明总心潮澎湃，明总让司机把他叫过来，在车上聊了十分钟。

第二天一早眼镜男刚走出破旧的廉租房，就收到明总送他的礼物，一部限量版的豪车，之前只在杂志上见过，眼镜男大喜，拿上车钥匙就去街上兜风，看着路边行人羡慕的眼光，还有那些辣妹抛过来的媚眼，作为一个一无所成的 LOSER，眼镜男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。

明总的攻势越来越烈，名牌手表、定制西服、不限额的信用卡.....很快眼镜男就不再为生活而发愁，沉迷于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中。

当然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一切的来源都是富婆明总，人生能有多少次机遇，遇到了就要大力的把握它。

终于在半个月后，明总把他叫到海边的私人别墅，喝完一瓶数十万美元的红酒后，两人走进卧室，眼镜男从来没料到，明总是个有特殊癖好的女人，不仅用皮带抽了他两小时，还坐裂了他的盆骨（明总体重 160KG），不管他怎么哀求，明总都不让他下床，折腾一夜后，他被送进急诊室。

养了半个月伤后，他怒不可遏的赶到小庙，一脚踢飞我的神位，说我他妈的在整他。

靠，这一切不是他哀求的吗？

我也发火了，把他的红线改到另一个女人手上，那个女人是明总的孪生姐妹，直接把他坐到半身不遂，下半辈子都只能推轮椅生活。

3

城市的中心地带有一个酒吧，名字叫「Makaveli」，是我们神仙的聚会点，这个酒吧装修很有格调，调酒师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，无论你多有钱有势，一天只给你调一杯酒，喝完你就只能点饮料或是茶水，而且每天只营业到十二点，午夜一到准时关门。

「老邱，你主管的是西方业务，怎么有时间过来这边？」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对面烫着金黄色卷发的男人。

邱笔特，外国人叫他「丘比特」，那些老外总以为他是个单纯的小孩子，光着屁股拿着弓箭，实则又老又丑。

「老杜，我也不想来啊，怪就怪你这片的女人，崇洋媚外的太多，我们那边随便过来一个烂人，都能和几十甚至上百的女人扯上姻缘线，简直烂七八糟。上面要我过来告知你一声，好好牵那些女人的线，不要把业务区域搞复杂了。」老邱喝一口酒，阴阳怪气的对我说。

「妈的，你那些过来的洋人都是渣男，你怎么不好管管他们？」白薇是我手下的红娘，性格暴躁嫉恶如仇，站起来撸上袖子。

「你想干嘛？我们正仙谈事哪有你插嘴的份，大小不分.....」老邱把酒杯放在桌子上，翘着二郎腿嚣张地望着我们。

白薇手一挥，一道真火就射向老邱那边，老邱脸都没抬，一道无形的屏障出现在他面前，真火打在上面，就像重拳入棉花，火势很快消减。

「老板，把空调开大点，好热啊.....」楼下的客人纷纷抱怨，估计是那道真火的缘故。

「你手下的人好像不懂规矩哦，要不要我帮你教训一下她？」老邱还是懒散的靠在沙发，但眼睛里露出一丝寒光。

「你以为我怕你啊？」白薇好像真的火了，拿出她的仙器。

「够了。」我拦在白薇身前，把自己的那杯酒摆在老邱面前：「大家都是同事，何必搞的那么难看，老邱，我会好好管理的，不会影响你业绩。」

「挺上道。」老邱笑着把我的酒喝完，一副欠打的模样伸了个懒腰，搂着个洋妞离开座位。

「刚刚为什么不让我教训他？」白薇愤愤不平的坐下。

「你打得过他吗？」

「我.....，就算我打不过，不还有你吗？」白薇气呼呼的吃一口果盘里的西瓜。

「傻丫头，混仙道不是打打杀杀，当神仙是人情世故。」我拍拍她的肩膀，露出一个深意的笑容。

同行是冤家，老邱和我分管不同的区域，彼此都看不顺眼，互相告了不少黑状。

我和他一样，都在等一个机会扳倒对方，吞掉对方的市场。

「对了老大，有个千年难遇的怪事，需要你过去看看。」

「什么怪事？」

「一根斩不断的红线。」白薇气消了点，郑重地看着我。

4

那个女孩叫苏灵，她的男朋友叫夏天，半年前俩人因为小事大吵一架，恰逢是个雷雨天，交通状况很恶劣，夏天被一辆汽车撞飞，直到现在都没醒过来，医生做了好几次手术，告诉苏灵这个男孩大概率成植物人。

苏灵和夏天都是穷家小户出来的孩子，父母没什么积蓄，高昂的医疗费用早就掏空了夏天父母的家底，出于各方面考量，夏天的爸爸把苏灵约到家里。只是短短两个月，夏天的父亲就像老了十岁，双鬓布满白发，他给苏灵倒了一杯茶，温和地对她说：「灵灵，你是个好女孩，以后的路还长，不要再管夏天的事了，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吧。」

苏灵没有喝茶，只是站起来朝这个男人鞠一躬：「叔叔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我是不会放弃夏天的，我会等他醒过来。就算他这辈子醒不过来，我也要在他身边陪他，他是对我最好的人，我心甘情愿。」

「你.....，你不要这么感性，女孩子没几年好时光，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。」男人眼眶微红，他被这个女孩的決心所感动。

「我无怨无悔。」苏灵又鞠一躬，拧开门走了出去。

苏灵本来是大三的学生，夏天出事后毅然决然的辍学，去各个地方打工，每天要做三四份工作，往往累到坐在巴士车上就能睡着，都是为了支付夏天的住院费。我化作凡形走上巴士车，坐在她身旁，看着这个面容清秀眉宇间却很倔强的女孩，我用手轻轻地剪她身上的红线。

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，被剪断的红线飘在半空，只是一瞬，又重结在一起。

我加大灵力又剪了几次，情况没有变化，苏灵的红线紧紧连在夏天手上。

「你干什么？」大概受我的灵力影响，苏灵惊醒了，大眼睛谨慎的看着我，身体成一个防备的姿势。

「我没干什么呀。」我脸色有点尴尬。

「你是小偷！」苏灵猛地站起来，检查自己口袋里的东西。

司机听到这话猛踩刹车，把车停到路边后也走到我面前，已经是末班车，车里总共就我们三个人，我差点吐血，好歹我也是个神仙，就算化的样子不怎么帅，也不至于被当成小偷吧？

「你什么时候上来的，投币没有？」司机粗着嗓子质问我。

「额.....」我感到头大，因为我确实没有投币（我也没有凡间用的钱啊）。

苏灵检查一遍身上的东西后，坐到另一排的位置上，看样子她把我当坏人了，司机见我结结巴巴的样子，脸色变得更有敌意，他指着后门口：「下去！」

「大哥，我今天忘带钱了，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你把我丢这里我怎么办啊？」我露出委屈巴巴的表情。

「下车。」司机就像吃了火药一般，伸出手拉我的胳膊。

我被那司机扯起来，推推搡搡地往后面走，我不停地说好话，用求恳的眼神望着苏灵。

「算了，我替他给吧。」苏灵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硬币，递给司机。

巴士车重新发动，窗外的夜景飞逝，苏灵把窗开了一个小缝，风吹动她乌黑的长发，露出白皙的额头。

「谢谢。」我坐到她身后的座位，讨好般道谢。

「不客气。」她敷衍的回答我一句，入神般看着窗外。

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」下车后走了十分钟，苏灵突然转过身瞪着我。

这是一片破旧的民宅，道路边布满杂草和垃圾，偶尔还有流浪猫狗窜出来，如果不是经济拮据，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是断不会住这里的。

「没有，我只是想还你钱，你不要老是用那种眼神看我嘛。」我被她的眼神盯得不自然，我就那么猥琐像坏人吗？

「你连巴士都坐不起，哪来的钱还我？」苏灵嘴边浮现出笑意，微带嘲讽的笑意。

「我只是今天没带钱，又不代表我没钱。」

「算了吧，你这种落魄小子我见得多了，不要仗着自己长得还行就到处撩妹，回去洗洗睡吧。」苏灵扭头就走。

「等等！」我大声叫住她，大爷的，这丫头已经侮辱到我身为神仙的尊严了：「我现在就把钱还给你。」

小街的尽头，是一家彩票站，虽然已经是深夜，还有一些打着赤膊的男人聚在里面。

「你借我两块钱，我马上还给你。」我朝苏灵伸出手。

「啊？」苏灵嘴巴可以放下一个鸡蛋，她被我的动作唬住了。

「你也不差这两块钱吧，试试运气咯。」

「原来你是赌狗。」苏灵白我一眼，继续往前走。

我一口老血吐出来，现在是个什么时代啊，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一分钱难倒活神仙。

「我把这个抵押给你。」我摘掉手上的月老玉戒，追上去放到她手里。

「这是什么玩意，值钱吗？」苏灵拿着戒指对着月色打量，月老玉戒是神器，在夜色里泛着琉璃鸿光。

「不至于连两块都不值吧？」我快疯了，这女人到底有多小气。

天可怜见，苏灵终于给我两个硬币，我一溜烟的跑进彩票站，买好一张彩票，那是实时开奖的彩票，十分钟后就出结果。我擦擦脸上的汗，把彩票拍在她手上：「待会儿进去领奖。」

「小弟弟，你是不是喝大了？」苏灵又露出若有若无的笑意。

靠，小爷我比你大上千岁好吗？

我没搭理她，十分钟过去了，当彩票站门口的显示屏公布结果时，苏灵整个人都懵了，她拿着彩票的手微微发抖，整个人因兴奋脸色潮红，我刚准备说话时，苏灵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她拼命摇着我的胳膊：「天呐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少年赌神，你要带我发财啊.....」

我差点昏过去，这娘们脑袋到底是什么做的？

5

两块钱的彩票，中了二等奖十万块，当苏灵领到钱后，乐呵呵地请我吃夜宵。

我终于见识到苏灵真正的样子，她舔舔手指把钞票数了几遍，把钱全部塞进自己的包包里，然后恢复神色，坐在我对面晃点我：「弟弟，这些钱虽然是你赚的，我也算是原始投资人，咱们一人一半，那么多钱放你身上不安全，姐姐我先替你保管，好吗？」

「你只借了我几块钱，凭什么分那么多钱给你？」我心里好笑，脸上却很认真。

「别那么小气嘛，朋友之间为点钱伤感情多俗啊。」苏灵眼睛里带着刁滑的光，把凳子搬到我身边和我攀关系：「咱们以后好好合作，有你这个手艺，还怕赚不到大钱吗？」

「我们什么时候是朋友了，你不是骂我赌狗么？」

「现在就是了嘛，我叫苏灵，弟弟你叫什么？」那姑娘还真会来事，笑眯眯地给我倒饮料。

「杜仲。」

「对了，你怎么知道彩票肯定会中奖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瞎买的。」我喝了一口叫做可乐的饮料，这玩意儿被称作快乐神仙水，第一口有点呛，喝习惯了还真不错。

神仙都有天眼，不仅能看到凡人的前世，也能预知尘世的未来，但我暂时不想告诉她自己的身份，一方面是找机会剪断她的红线，更重要的，以这姑娘的性格，估计会把我当精神病。

胡编了一个身份，说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，苏灵很仗义的帮我找了个住宿，就在她的房间对面。第二天一早，苏灵就把我拉去城市的繁华地带，那里有更大的彩票站，看样子这女孩是把我当提款机了。

当然，我也有我的计划。

为了拖延时间，我买的彩票都中的是小奖，最多才两千块，苏灵倒没有失望，像个后勤队员给我扇风倒水，中午十二点，大街上爆发出一阵尖叫，街边的女生疯了一般围过去，拿出手机往里面挤。

陆长衣，现在最火的流量小生，拍的电视播一部火一部，各大时装代言的宠儿，只是在街边露了个头，就造成了交通瘫痪的状况。

「天呐，是陆长衣哎，弟弟你先在这里买着，我去找他要个签名……」和其它花痴女一样，苏灵也站起来往那边跑。

说到底，人类的感情就是如此脆弱。

所谓的两情相悦至死不渝，只是没遇见更好的。

我趁着混乱施展灵力，把苏灵身上的红线斩断，和陆长衣的红线连在一起。

「小心，没受伤吧？」陆长衣身材修长五官深邃，看见苏灵被挤得差点摔倒，伸出手扶住她。

两人四目相对，心中都荡起涟漪。

「没.....没事。」苏灵的脸红透了，觉得自己的身体在颤抖。

一直在电视上看到的人，出现在自己眼前，比屏幕里还要英俊的脸，苏灵只觉心跳如雷。

「小姐，你手臂流血了，我送你去医院吧？」追星的女生太多，苏灵的手臂被指甲刮出一道口子，陆长衣温柔的询问。

那些被安保推开的女生，都嫉妒地瞪着苏灵，愤恨这种和偶像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为什么不是自己。

「没关系的。」苏灵细若蚊吟地说。

「上车吧，我车上有纱布，得破伤风就麻烦了。」陆长衣拉着苏灵的手走向房车，不顾经纪人阻拦的眼色，不出意外，这事会成明天的娱乐头条。

豪车关上门的那刹那，我丢掉手上的彩票，怅然地离开了街道。

千年前，也出现过一根斩不断的红线。

仙界的仙女下凡嬉戏，看到一个山谷湖水清澈，就脱光了衣服在里面洗澡，那群仙女都是西王母所生，职责是绘织天上的晚霞，称为「织女」。其中最小的织女年芳十六，最得西王母喜

爱，其它织女都暗自记恨，趁她洗澡时把她的衣服带走，结伴先行回了仙界。那位仙女洗完澡后发现姐姐都走了，自己也没了衣服，呆在水里不敢声张，天色越来越黑，虽然是神仙，仙女也害怕的流下眼泪。

此时一位放牛归来的青年路过，他见到水中还有一个人影，以为是有人溺水，不假思索就脱掉外套跳入湖中。

仙女全身赤裸，见一个男人朝自己游过来，羞得手足无措。

就在那青年就要看见她的时候，仙女施展灵力轻弹手指，平静的湖水突然激荡汹涌，青年本来水性极好，却觉得此刻自己如大海里的一片孤帆，呛了几口水后就昏死过去。

仙女天性善良，把青年救到岸上，脱掉他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，正准备返回天界时，却发现自己的仙器也被带走，仙器就相当于凡间的身份证，没有这个守门的天降是不会放行的，正在慌张无措之际，那位被剥的只剩一条短裤的青年却醒过来。

「你穿我衣服做什么？」农家少年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，木讷地问道。

仙女羞红了脸，就像天边淡红的晚霞。

一根斩不断的红线，就在此刻突然的出现，成为流传千年的传说。

「老杜，你他妈再瞎用灵力损坏凡间秩序，就算我们是好友，我也要去上面告你。」新财神是我的发小，为人刚正不阿，他

大声发着牢骚，打断了我的遐想。

「就十几万的事情，至于么？」我笑眯眯地给他倒一杯茶，拍拍他胳膊。

「什么不至于，凡间的事情多复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什么事情都有因果律，那张彩票本来该别人中奖，那些钱说不定是救命钱，就因为你滥用私权，害得一个本该上得起学的孩子上不起学，或是一个本该就得回来的女人救不回来，要是更严重的，万一那女人是个孕妇.....」新财神唾沫星子喷我一脸，估计气得够呛。

「得得得，越说越夸张，升个官把你能的。」

「你.....」新财神把茶杯重重地拍在桌子上，头像鸭脖子一样梗着朝向窗外。

这小子从小就这样，一本正经还不经逗。

就在我准备说几句好话服个软时，白薇急匆匆地拉开门，很少见到她那么慌乱的模样。

「老大，出事了，苏灵自尽了。」

6

「夏天，十六岁我们第一次说话，当时我被班上的坏孩子欺负，一向好脾气的你挡在我身前，哪怕自己被打得满脸是血，也不让那些男生靠近我一步。从小我就是个孤独的人，父母都

嫌弃我是个女孩，从来不关心我，那是第一次有人保护我，其实在那一天，我就喜欢你了。」

「你是个很温柔的人，我脾气却很糟糕，我敏感又爱猜忌，都是害怕自己不受伤害。每次吵架你都耐心地哄我，想着各种法子逗我开心。我问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，你总是开玩笑，说就是要把我脾气宠得越来越大，到时候没有男人受得了我，我就只能找你结婚了，呵呵，你这个坏蛋。」

「那一天我又无缘无故发脾气，大雨天跑到街上，你连鞋都顾不上穿就追出来，那辆车撞过来的时候，是你再一次挡在我面前。你浑身是血，疼得嘴唇都在打颤，还摸我的脸安慰我，要我别哭，哭了就不好看了。夏天，你为什么那么傻呢，我这样的女孩，你为什么付出到那种程度.....」

「夏天啊，你猜我今天遇到谁了，就是现在最红的明星陆长衣，他长得可比你好看多了，他看我受伤把我请到他的车里，给我包扎伤口，还送我很好看的项链。他说他对我有点动心，希望我能和他约会，哪怕我不放心他的职业，也至少该给他一个机会。夏天，我.....我那一刻居然动心了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，居然和他接吻了，下一秒我就恨起自己来，我是一个多么丑恶的女人啊，明明有一个拿命对我好的人，居然还要移情别恋，我几乎是癫狂着跑下车。」

「我不该是这样的人呐，夏天，你会原谅我吗？医生下午跟我说你身体已经坚持不了多久，也许两三个月，就会.....没关系的夏天，这次让我来保护你，我提前过去等你，无论天堂还是地狱，我一定好好地陪着你，再也不对你发脾气。哪怕你怨我打我，我也不会生气，就这么约定了，好吗？」

晶莹的泪水，滴在病床上男生苍白的嘴边。

苏灵温柔地亲了一口男生的额头，拿出口袋里的安眠药，一颗又一颗的塞到自己嘴里，半小时后，平静地倒在地板上。

我如木桩般站在原地，看着苏灵临终的记忆。

我从没有预料到，人类对感情的执念，居然可以冲破灵力的束缚，可以到达舍生忘死的地步。

午夜的幽风起，病房的窗帘微微扬起，两个穿着高级西装的男人走进来，他们是这一任牛头马面，手上拿着锁魂链，看到我和白薇，两个人都有点惊讶。

「这个人你们不能带走。」我挡在苏灵的尸体前，阻止他们的动作。

「月仙，这不合规矩吧，这是我们冥府的业务。」说话的牛头还算恭敬，马面却已跃跃欲试，想要绕过我锁魂。

「你们要是难办，要你们上面的人来和我谈。」

「管他作甚，我们做自己的事，谁拦着就办谁。」马面一般推开我，锁魂链闪电般拴住苏灵的脖子，把她的七魂六魄往外扯。

下一秒，马面整个人撞在墙上，嘴里呕出血来，他剧烈咳嗽几声，爬起来想和我算账。

「长得丑就别学人家打扮，看你们整得跟男公关似的，丢仙界的人。」我昂着头看着牛头马面：「以下犯上，你们领导有没有教过你们规矩，我是正仙，就算管姻缘也是正仙，你们是散仙，就算是十足的亲信也是散仙，散仙有资格在正仙面前亮法器吗？」

马面估计是气疯了，毛耳朵都露出来，再这样下去估计就得现真身了，牛头目光阴鸷地看着我，朝我微微鞠躬，说道：「月仙教训的是，但扰乱生死律事关重大，要是出了问题，责任谁付？」

「责任我付，有何问题只管来找我。」

「好，那今天我们就先回去，出了纰漏您向上面解释。」牛头扶着马面往外走，依稀听到马面骂我的秽语。

「你不是说做神仙不靠打打杀杀么？」白薇站在我身边，一副看戏的样子。

「对小的，拍拍打打也无妨，对大的，自然要讲人情世故了。」

皎洁的月色下，我看清楚苏灵最后的表情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带着释然的笑。

7

「我.....在哪，我还活着？」苏灵皱着眉揉额头，虽然我用灵力把她救回来，那些药丸的副作用还残留着。

「为什么干这种傻事，男欢女爱天经地义，又有谁强迫你此生只能爱一个人？」清晨的阳光洒进屋子，我叹了一口气问道。

「你.....你怎么知道我的事，你到底是谁？」苏灵抱着枕头，身体往后缩。

「我是月老，掌管姻缘的神仙。」

「啊？」苏灵目瞪口呆，她又被我唬住了。

「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一个特权，无论你想和谁在一起，我都帮你牵红线，让他此生只爱你一个人，除了病床上这个男生。」

「靠，神经病。」苏灵把枕头砸过来。

果不其然，这姑娘反应还真在我预料之中。

但是很快她就相信了我的话，因为时间静止了，枕头停留在空中距我一尺的地方，墙上的时钟滴答声也停住，窗外围着花枝打转的蝴蝶，就像定格的照片。苏灵瞳孔放大，努力想说出一个字来，却怎么也做不到。

「我还可以给你一个选择，我把这个男生救醒，让你们好好在一起，但是你要考虑清楚，你能承担起这个结局吗？」

我慢慢站起来，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，让她看到这段姻缘的未来。

三个月后，夏天终于醒了，苏灵喜极而泣，给他办了出院手续，在家全心全意照顾他，学着做饭，弄得手指都是伤，给他洗衣服，冬天被冻得发抖，但无论何时，苏灵脸上都有满足的笑容。

一年后两人结为夫妻，婚礼上夏天眼眶微红的给苏灵承诺，这辈子只会对她一个人好，那是苏灵最幸福的时光，她穿着婚纱，漂亮的就像凌波仙子，享受着所有人的祝福。

三年后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，家里多了些吵闹，也多了份欢乐，又过了一年，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。

一切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，苏灵因为生养孩子容貌大变，纤细的腰肢上长满赘肉，脸色越来越黄，开始长雀斑，夏天却因为事业有成，还是那副英气俊朗的模样，无数年轻女孩在他身边打转。夏天开始宿夜不归，习惯外面的应酬，每次醉醺醺的回到家倒床就睡，不愿意和苏灵做过多交谈。

七年后，夏天和一个妖艳的女人在包间喝酒，苏灵破门而入，气急败坏的苏灵摔了很多东西，还要打那个女人，被夏天拦住。

「你说过，你这辈子只对我好的。」苏灵声嘶力竭，拉着夏天的袖子。

「你够了，我没对你好吗，你记不记得，当年我为了你差点连命都丢了，你能不能收敛点脾气？」夏天冷冷甩开她的手，一片狼藉的包间里，夏天接着喝酒。

十二年后，夏天已经公然的带女人回家，那时他已经是千万富翁，心里想得都是怎么甩掉苏灵这个黄脸婆，一言不合就大发脾气。爱情，爱情早就在生活的琐事中尸骨无存，为了两个孩子，苏灵一直在委曲求全。

直到有一天，她翻到自己的结婚录像带，看着里面青春迷人的自己，还有那个俊朗深情的新郎，她突然哭起来。开始只是哽咽，后来变成嚎陶大哭，这是我想要的幸福吗，这就是我一直努力追求的幸福吗？

苏灵哭到精疲力尽，看到楼下又带着女人回来的夏天，那一刻，所有的绝望都爆发，她拿起一把水果刀扑下楼.....

时间恢复正常，秒钟向前推了一格。

「即使是这样的结局，你还要跟他在一起吗？」我重新坐回到椅子上，直直地看着她。

苏灵整个人都在发抖，脸色变得惨白，就像溺水的人刚被救上来一般。
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」她发出尖叫，眼泪大滴大滴砸下，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，怎么能承受这样的未来？

8

关于缘分的传言有千万种，唯有我最接近真相。

但只是我自以为。

千年前那对少男少女，很快就坠入爱河，仙女是个对凡间一事不懂的糊涂虫，闹了很多笑话，但那个农家少年都温柔的包容了她。天条有三大铁律，首当其冲的就是不能和凡人私通，玉帝听到其它仙女打的小报告后雷霆大怒，派天兵把仙女抓回天界。此时仙女已经怀有一子，西王母为仙女求情，只要她把这孩子打掉，不再见那个少年，就免去她所有的罪责，重新回归仙职。

面对着满天神佛，一向胆小的仙女，决然的摇摇头。

玉帝从来没有这么震怒过，他最疼爱这个小女儿，没想到她竟能忤逆到如此程度，于是，他下了一道残酷的天令。

仙女被流放到「断尘岛」，那是一个孤岛，上面无花无草无水无石，神仙在上面灵力会慢慢消失，一百年，仙女就会变成凡人，两百年，仙女就会坠入地狱，五百年，仙女就会魂飞魄散，彻底的消散在世间。

而那个农家少年，被带到断尘岛对面的小山上，眼睁睁看着最心爱的人受尽痛苦。那少年想尽办法，不休不眠造船，却遇到狂风大浪，用树枝做风筝，却一次次摔到海里。

两个彼此深爱的男女，每时每刻都在求而不得的痛苦中煎熬。

但那根红线，还是坚韧的连在一起，那是两颗心的呼应。

直到那一天，一声啼哭出现在岛上，少年已经穷尽心血，他毕竟只是个凡人，他用最后的力气跳进海，慢慢朝心爱之人游去，一步一步，虽然是惊涛骇浪，他的眼里也没有惶恐。而仙

女眼睁睁看着少年做奋死一搏，把孩子放在地上，也跳到海里。

什么天条，什么注定，他们只是想最后看对方一眼，哪怕会尸骨无存，也无怨无悔。

鹊仙是仙女的侍女，见到此景再也无法忍耐，违抗天命搭鹊桥，让他们终于相聚在星海上。

「你好吗？」少年已经成了老人模样，他温柔地看着妻子。

「我不悔。」仙女已经用光了灵力，随时都会湮灭，眼睛里却充满着幸福。

惊雷乍起，喜鹊纷纷消散，两个紧紧相拥的恋人，坠入幽冥银河。

只剩下，那个婴孩的啼哭声，在寂静的空间回荡。

「你说，我母亲为什么宁愿魂飞魄散，也要在那个岛上苦等他，连我的死活都不顾，就是为了见他最后一面，情之一物，为何能让人做到这种程度？」只是一杯酒，我觉得自己已经醉了。

神仙是不会醉的，除非自己想醉。

白薇坐到我身边，轻轻握着我的手：「你别怪你母亲，她把所有的灵力都给了你，才和你父亲一起赴死。」

「我不怪她，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。」

「长相思兮长相忆，短相思兮无穷极，早知如此绊人心，何如当初莫相识。其实做了这么长时间红娘，我也不明白，凡人其实是很脆弱的，但动情的时候却能爆发极大的力量，不畏艰难，甚至能献出生命，他们.....其实很强大，内心有依靠的时候比我们神仙还要强大。」白薇把她的那杯酒递到我手上，温柔的看着我。

她的母亲，就是上一任鹊仙，事后也被牵连，打入轮回道。

「不想这些了，考虑怎么善后吧，我们这次得罪的神仙太多啦。」我把杯中酒一饮而尽，慢慢走下楼梯。

Makaveli 酒吧已经关门，那位个性的调酒师坐在沙发上，他是这一任死神。

打了他的小弟，不给个交代是说不过去了。

新财神也神情淡漠的坐在一旁，虽是好友，想必他也把我的事迹上告天庭。

职责所在，我不怪他。

最中间的位置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，太白金星这种档次的神仙，算是高层领导了，估计是上面派来收拾我的。

他冲我笑了笑，说：「坐下说话。」

「滥用灵力，扰乱凡间，贬杜仲为下仙，去蟠桃园当门将。」
太白金星传达了上面的指令。

「靠！」虽然有心理准备，但被降职成一个看大门的，我还是急得跳起来。

死神和财神脸上都浮现出一丝笑意，等着看我的笑话，太白金星慢悠悠喝一口茶，开始闭目养神。

「在哪工作都是一样嘛，当年斗战胜佛还去喂马呢……」

「对啊，工作是不分大小的，在咱们天庭，哪怕是一条内裤一张卫生纸都有它的用途，不要发牢骚了。」

那两个王八蛋，居然还唱起双簧嘲讽我。

「领导，这事情有没有得商量？」我陪着笑脸蹲在太白金星身前。

「怎么商量，这都不是你第一次违反天条，不要仗着西王母是你外婆，就胡作非为，你这样弄得大家都很难办。」那个老狐狸睁开眼，翘着胡子训我。

「对对对，我一定吸收教训改正错误，老领导，我这水平去当门将，不是大材小用么……」我讨好般给他添茶。

「那你去向玉帝求情吧，我只是负责传达。」

「其实，我们可不可以换个思路……」我眼珠一转，坐到财神和死神的中间：「大家想想，自从分了东西方区域后，管西方的

神仙处处压我们一头。我这边的邱笔特就不说了，财神，那边动不动乱搞操纵股市，弄得到处是金融危机，还有死神，你他娘的别凹造型了，那边的冥王发动军政，欺负那些小国家，三天一大打两天一小打，都是为了搞业务，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，每次开会却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。我这点小事说到底是内部矛盾，不如我们趁此机会做个局，给那群老小子下个套？」

三个神仙都没说话，太白金星还是悠哉悠哉的喝茶，财神梗着脖子看夜色，死神又开始凹造型。

「得，都是群没种的，只当我没说，看大门就看大门，我还乐得清闲呢……」我骂骂咧咧的站起来。

下一秒，他们仨不约而同睁开眼，嘴角都浮起狡黠的笑容。

此后的事情顺理成章，太白金星回天庭报告，说我确实有失职，但罪不至此，最重要的是邱笔特野心过大，给那些洋人乱牵线，来这边的洋人大多数像种马，试图吞占这边的业务区域。我作为本地月老，也是受了刺激才做出一些过激行为，可以从轻处理。

同时死神和财神也纷纷上书，死神说有些洋人滥交，明知自己有艾滋还到处乱搞，给他的生死簿惹了不少麻烦，每天都有莫名其妙的名单出现。财神则说有些洋人吃软饭，把女人的钱骗到手就带回国，弄得他整理单据总有纰漏。

就这样，邱笔特被免职，接受判官的审讯。

落水狗不打是不行的，算起来这一任的黑脸判官是我舅舅，舅舅和我心照不宣，种种大刑一用，邱笔特顶不住就招了，说西方那边管事的早就看我们这边不顺眼，确实使了各种诡计想抢业务。

这下事情就捅大了，玉帝拍烂了三个桌子，下令把那群管事的全部降职，不得随意插手别人区域的业务。

「做神仙不是打打杀杀。」我举起酒杯。

「混仙道是人情世故。」那三位也举起酒杯，喝完一齐大笑，死神今天心情好，破例给我们多调了几杯酒。

白薇噗嗤一声笑出来，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。

10

繁华的闹市区，一对情侣亲昵的牵着手从我身前经过，女生开朗外向，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，男生沉默温柔，紧紧地牵着她的手。

「即使是这样的结局，你还要跟他在一起吗？」

苏灵看到了自己的未来，她精神彻底崩溃，坐在地板上发抖尖叫，白薇担忧的看我一眼，我视若无睹。

「我在等你的答案，你还要坚持吗？」我扶起她的脸，看着她盈满泪水的眼睛。

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……」苏灵喃喃自语，仿佛大病一场。

那根红线摇摇晃晃，有自行崩断的迹象。

就在我认定苏灵即将放弃的时候，她突然用力抓住我的手，虽然恐慌不安，但眼睛里多了分果敢。

「请你救回他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我觉得不可思议：「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，他未来不会在乎你的……」

「我喜欢他，我爱他，哪怕他将来会那样对我，此刻我也依然爱他，我希望他能健康平安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，我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心……」

苏灵虔诚的扑在地上，用力磕头求我救回夏天的命。

摇摇欲坠的红线，又重新结在一起，千丝万缕的紧密相连，成了无法解开的死结。

这，就是苏灵的决心。

我眼眶红了，把手拍在她的额头上，她眼睛一黑倒在床边，我洗去了她这几天的记忆。

「老大，你为什么要用幻境骗她，姻缘簿上她的未来不是这样啊。」白薇跟在我身后，忍不住发问。

「我只是想看看，当一个人注定爱而不得时，她还会不会选择去坚持？」

答案超乎我的预料，就像飞蛾扑火，明知道会被烧死，还是会毫不犹豫的扑上去，这是傻吗，还是一种真挚的勇敢？

我轻轻的扶正苏灵的脑袋，让她靠在夏天的枕边。

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她会看到夏天慢慢苏醒，她会有无比幸福的笑容。

【尾声】

「月老大仙，求求你，我已经找了好多份工作，他们都不要我。我连饭都快吃不起了，这些供品是我用身上最后的钱买的，求求你，给我一个富婆吧，我不想努力了.....」

身材瘦弱的眼镜男跪在地上，喋喋不休地说着自己的愿望。

这是一座山间的古庙，门口一棵漂亮的榕树下，是月老的神位，听附近村民说，这个月老可灵了，求姻缘的人都能达成心愿。

但这个时代，相信这个传说的人越来越少，说到底月老算是个芝麻官，年轻人更喜欢搞钱，一来二往，神位面前的供品就少得可怜。

「要不我们也去试试吧？」一个穿着运动服的男生笑着说。

「我走不动了，你自己去吧。」一个穿着裙子的女生坐在台阶上，揉着自己的脚踝，穿着高跟鞋爬山，简直是自讨苦吃。

看打扮就知道这是对旅游的情侣，男生弯下腰温柔地帮女生敷上创可贴，摸摸她的脑袋：「下山我背你，别不高兴了。」

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去玩吧，不用管我。」女生带着笑意把男生往外推。

男生去寺庙里买好供品，虔诚的跪在树下。

「月老，我希望能和苏灵白头偕老，她是一个没安全感的女孩，我希望能永远陪在她身边保护她，不让她被欺负。」

男生瞥了一眼不远处的女生，又弯下身子。

「若是注定我和她不能在一起，请派一个比我更爱她的男生，让她能永远快乐。」

风轻轻的拂动，女生不停地催促男生下山，男生笑着跑过去，没人注意到，那个摆在石头上的供品不知何时少了一份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